

WANGCHONGLU
SHICICHUANGZUOLUNJI



王充闾 诗词创作 论集

王向峰 主编

LIAONINGRENMINCHUBANSHE

目 录

引言:古典新韵的创造	王向峰(1)
《鸿爪春泥》序	吴欢章(6)
谈《鸿爪春泥》诗的意境美	牟心海(15)
谈《鸿爪春泥》的诗趣美	刘继才 李万庆(22)
情景相生的审美创造	王向峰(37)
审美视听感觉的对象化创造	许湘凝(53)
《鸿爪春泥》的诗境与语境创造	张学娅(66)
从《鸿爪春泥》泛论旧体新作	孙 郁(78)
十年风云壮 豪情宜为诗	孙 明(87)
关于《鸿爪春泥》的诗学思考	寇 显(98)
雄浑隽永画兼诗	陶文鹏(107)
王充闾诗词技巧简析	董 文(120)
言为心声 诗如其人	姚 莹(128)
充闾诗的蕴势	张家鹏(131)
物境·情境·意境	焦 诤(140)
现代的古典情思	王 祥(155)

王充闾审美思想的诗文表达	春 容(164)
《鸿爪春泥》的审美取向	沈 虹(180)
宦况诗怀一样清	陈大夫(195)
仕宦生涯与文人情怀	张永芳(201)
诗文千古贵情真	项 冶(209)
艺术胸襟的展示	白长青(213)
谈《鸿爪春泥》的志与情	孔宪富(219)
《鸿爪春泥》的情思与个性	杨敏生 赵保安(230)
谈王充闾诗词中的炼字	朱炯远(238)
鸿爪留新迹 春泥育鲜花	张国伟(246)
湖海襟怀大雅情	王 畅(259)
王充闾诗作四识	王赋元(276)
寓崇高于平凡	曲德来(299)
《鸿爪春泥》时间展望的解读	宋绪连(311)
读《黄鹤楼·电视塔》	陆玉才(320)
读《故乡杂咏七首》	宗 彬(328)
驻足与升腾之间	王 亮(333)
从《鸿爪春泥》看传统诗词的发展	方正己(339)
王充闾诗作的意义	谢中山(352)
《鸿爪春泥》中的报国情思	杨友直(361)
时代精神与传统底蕴	刘维治 孙永屹(368)
真情与诗情的化合	毕宝魁(375)
寻求古典的现代心灵	颜翔林(382)
雅趣独兼的志贺诗	杨曦光(387)
卓然古风意象新	彭定安(392)
《鸿爪春泥》书后	黄禹篇(396)

◎王向峰

引言：古典新韵 的创造

1. 充间的诗词创作以他的《鸿爪春泥》为集中体现。此中收入的诗词数量虽不太多,但艺术质量却很高,所以很令人喜读。从欣赏、研究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广大读者的赏心怡情的审美对象,也很能经得起艺术分析,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他作为诗人取得了以古典诗词体式抒写现代情怀的成就与经验,这不仅是艺术推陈出新的收获,对我们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标,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2. 充间的诗词切入当代的生活历史,跳动着时代的主旋律,但他的取境、取象的角度却是艺术审美的特有眼光,入诗的都是很富诗意的对象材料,因此

他的诗中的诗意首先是诗材对象本身的，不是单凭诗人渲染外射的结果。因而他的诗情完全是在与题材的诗意相融相洽的方式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就是他的诗词作为现代古体诗写着当代现实、抒发今人情致，却又不让人感到读今人古体诗常遇的那种材料生硬、内涵浅露、情态造作的主要原因。古人作诗讲体物赋情，造化心源，充闾可谓深得此中三昧。

3. 充闾的诗词中无受命之作，更无换取“庆赏爵禄”的需要，他完全是出于“痼癖烟霞未了情，公余饶兴以诗鸣”的。但在他的诗兴中却没有不关风化、不关审美宗旨的闲情琐事，他一直是言有所宗的：“明时耻作闲情赋，吟啸潮头倡雅风。”（《金牛山诗社成立述怀》）因此在他诗词中象以情生，思关理趣，在情理融会上比较密切，在象义结合上比较合适，既不情过于理，也不理过于情。即使是饱蕴哲理的诗章，也是以理性的激情为指归，并与他本人的形象个性融为一体，具有突出的实践人格特点，为此诗的分量更增。

4. 想象和体验是诗人在审美创造上得以腾飞的双翼，诗的神韵与灵性也由此而成。唐诗宋词得以成为旷代的辉煌，与此广泛而成功的表现有直接关系。今人写古体诗词，常是形似而神非，体似而实非，主要在于找不到前人驾御这种体式的那种艺术感觉，那种无所旁顾的一派赤诚。充闾的诗词创作，

能够笼形挫物，笔到神来，较少阻隔于心物之间，敏于进入审美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应感之会，以致情真若痴到以白雪为友，沿“渤澥”而欲寻银河渡口的地步。即此，足可见出他的诗词体貌在神超形越上的成就特点。

5. 充闾的诗词广得江山之助。刘勰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在《鸿爪春泥》中，所写的景物皆深有寄托，无不是情景相生，即景会心，情逐景起，情景交融。他读所见的山光水色，风云雨雪，能读出社会人生，现实历史，不仅以内心之天合自然之天，达到天人合一的“以天合天”，还能“因枝以振叶”地融进时代气息，即所谓“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他的《秋游白洋淀》即是突出的代表作之一。

6. 诗词是语言艺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必须讲究语言，要达到“文质彬彬”。充闾的诗在语言上是极下功夫的：“缁幽探险苦千般，夜半哦诗入睡艰。”报偿里对象化着努力追求，使他的诗词达到了当代古体诗词创作的高层次，显示了诗词大家的风致。他的诗词语境，明白晓畅中充盈着古雅风韵，古典体式中洋溢着现代情怀，已形成了自己的清阔舒放的诗词风格。

7. 充闾的诗文创作，有深厚的广博的古典诗文为文化基础，胸中广布万千丘壑。他写作诗文如欲

让史籍典册脱胎换骨,由他点铁成金,皆可以不召自来,成为一种思维载体。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是以显形方式出现的。可是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他却一改散文创作的思维表现方式,使文化修养的深厚功底,成为真正是隐形的底蕴。这使他在各种古典体式中驾轻就熟地抒写着,古典诗词中的许多词语,被他创化得别有境象,别出新意,以致非经专门考证就见不出来历,这才是真正的创造之工。

8. 古典诗词有谱有式,体式的形式性与程式性很强,要掌握它们的模式与规程的 A、B、C,也并不特别难,所以有人说今天写旧体诗词的人比写新体诗的人多,不少人都能写成四句或八句的什么体式。问题是诗体中要有理、事、情,诗艺上要有精、妙、创。这就难了,难到使不少写了不少诗的人成不了真正的诗人。而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我们在充闾的诗词集《鸿爪春泥》中,非常充分地看到了很多好诗。收在这本诗词创作论集中的四十篇论文对其诗词艺术的多方论述,就充分地肯定了这种得来全要费工夫的实践成就。

9.《鸿爪春泥》这部诗词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辽宁省以至全国诗词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关注,曾不断有评论文章发表于报刊,都给予审美创造上的充分肯定。为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推动辽宁省诗词创作的发展与提高,由辽宁大学、辽宁教

育学院、沈阳师范学院、锦州师范学院等四所大学的中文系,还有辽宁大学出版社、辽宁省美学学会、诗词学会、唐代文学学会、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集刊等十家联合发起,并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95年9月23日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王充闾诗词艺术讨论会”,阎福君同志对会议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条件。这次会议开得相当成功,会上收到了几十篇论文。本书中所收的论文,都是此次会议上发表和展示的文章。在会议的筹备和会议论文的组织工作上,姚莹和栾俊林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

10. 本书中所收的论文,有一部分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河北、吉林等省市文学评论家为讨论会写来的,他们的专题研究,使对王充闾诗词研究,不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得到了更大的进展,并使对本论题的研究成为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一个课题,成为对他的散文研究具有同样意义的双向同步研究,这对于全面、深入研究王充闾的文学创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值得注意并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本书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具有这样研究视野的文章。

1995年9月30日

◎ 吴欢章

《鸿爪春泥》序

王充闾的《鸿爪春泥》，作于 1980 至 1992 年期间。虽皆为旧体，然均有新意。他的诗词中颇多写景述怀，应答酬唱之作，不过其中却寄寓着人生的感悟和哲理的思索。他所写大抵是日常见闻，游踪旅迹，但又莫不反映着社会的波澜和时代的脉搏。我与王充闾尽管未曾谋面，但吟咏这些诗词，对于他的音容笑貌以至襟抱人格，似乎也有了某种心领神会。我想这大概就是诗艺的力量，恐怕这也是真诗的一种标志。

王充闾有两句诗：“明时耻作闲情赋，吟啸潮头倡雅风”。（《金牛山诗社成立述怀》）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诗创作的一个宣言。他的诗词虽然大都是公余之作，但

从来没有当成舞文弄墨的雕虫小技，也从来没有只咀嚼一己之悲欢，他的心灵总是连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头”，与前进中的人民共同呼吸。他下笔虽然并不都是满纸风雷，却总或显或隐地回响着时代大潮的涛音。他写人，着意歌赞在当前生活中可起表率作用的嘉言善行，而且深入揭示值得倡导的精神境界。这是《赞老红军植树》：

创业当年百战功，豪情未减倡新风。

清荫留与他人赏，皓首林园种稚松。

老红军植树固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仅停留于这个现象上，那便显得肤浅了些，所以作者通过“皓首”与“稚松”的反差，强调了“清荫留与他人赏”的“新风”，这就非同一般了。况且，身体力行倡导这种新风的又是“创业当年百战功”的老红军，其意味便更加深远了。再看《扫街女工》：

竹帚钢锹伴晓晨，春寒恻恻汗淋身。

沙沙响似敲篷雨，扫净街尘扫世尘。

赞美扫街女工那平凡的甚至被某些人视为“卑贱”的劳动，诚然可贵；但“扫净街尘”人人能见，而“扫世尘”却属诗人的慧眼真知；它深刻揭示了扫街女工的勤劳工作，不仅显示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品格，也改变着某些人对于劳动的等级观念。王充闻许多写人的诗篇，大都有这样的感染力：不拘泥于具体的言行，能捕捉住它们背后隐藏的精神价值，透过它们表现出心灵的美丽，突出了它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远意义。

他的诗词中，还有不少记事之作。这些作品也没有就事论事，能以宏观的眼力透视微观世界的时代内涵，赋予平凡事物以不平凡的意义。他写《迎春风筝比赛》时，不仅描绘了“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的热闹场面，也不仅表现了“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的竞技心态，更重要的是透过这场面和心态发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闻山国画节咏怀（之二）》也是一首即小见大的佳品。作者没有流连于“朱墨琳琅”的画面的欣赏，也没有止于“模黄范李”的技法的揣摩，而是把注意力聚于一个焦点：“画图省识神州骨，百幅春绡半写山”。透过绘画的神韵敏锐地领悟到当代中国人的风骨，这真是一个撼人心魄的艺术发现！

王充闻是惯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诗人。生活的浪花往往激发他的人生感悟，眼前飘过的时代烟云常能引起他的哲理思索。且说《种树人语》：

冲寒破土趁春时，条插何曾教树知。

莫笑纤苗些许大，长林原是手中枝！

这里讲的何止是种树的意蕴，它所揭示的也是树人、建设等等的法则。再说《楞严寺公园假山》：

邑有佳山不在高，风来也自响松涛。

胸中常有千秋鉴，放眼宁无万里遥。

这里以“佳山不在高”起兴，引发出我辈虽肉眼凡胎，但只要站得高也能望得远的道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许多诗作之所以能即小见大，于平凡中表现出不平凡，普通的事物、景象到他笔下便显露出睿智的光芒，其根源就在于作者能以广阔的胸怀感受世界的奥秘，用深邃的眼力洞察人生的精微。沈德潜说：“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说诗碎语》），诚言之不诬也。从王充闾这些充满理趣的诗篇里，可以明显看到理性对于诗创作的参与和渗透，我觉得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严格说来，人的审美感受中总包含着感性和理性某种程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越能达到自觉和深刻的程度，则艺术给予读者的震撼力和启示性也越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柯勒律治说：“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文学传记》）当然，在诗歌创作中，理性之光应该化为作者的生活血肉，渗透于艺术形象之中，赤裸裸的、空洞的说教

是不成其为艺术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言：“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肉身化了的观念，看得见的、可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智慧的痛苦》）应该说，王充闾许多诗作是注意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的。

王充闾的诗词写人不拘于表，记事不泥于象，述怀不流于浅，总是努力于艺术境界的创造。在这种境界中，个人情与人民大众激荡的心潮汇合在一起，身边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图景联系在一起，眼前景和时代的崇高理想交融在一起，因此，都具有一种耐人咀嚼、令人思索和促人向上的艺术力量。国画大师潘天寿曾说：“画须有笔外之笔，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妙谛。”诗也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无境界往往是诗之真假的分界，而境界之高下也往往是诗之优劣的标志。诗的高远的境界由何而来？除了许多艺术表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我还是服膺于“风格即人”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历代诗论是屡有申说、反复强调的。刘勰曰：“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文心雕龙·体性》）范开亦云：“器大者声必阔，志高者意必远。”（《稼轩词序》）薛雪也说：“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瞥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从这些众口一词的论说，我们不难体会人品决定诗品、眼界决定境界确实是诗歌创

作的一条艺术规律。征之以王充闾的诗词,我们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他不少直抒胸臆之作,我们可以看到“襟抱青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写怀寄友》)的高洁品格,也可以看到“人生好景中年后,不到中年不解勤”(《对镜》)的奋斗精神,有这样的胸襟和抱负,他写出那些境界深远的诗篇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王充闾的诗词中,有不少写景之作。他这些写景诗之所以惹人喜爱,是因为有一股真情倾注于其中,他笔下的景物总是浸润着个性化的色泽。“情景交融”是对景物描写的一般赞语,然而王充闾的写景诗的可贵之处,是他以情写景总是那么贴切,那么朴素自然,就像他所说的“翕张舒卷任天真”(《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感赋》)。请看他写故乡:

苍苍莽莽赞洪荒,游子归来草未黄。

细细南风吹又暖,秋茅丛里走牛羊。

(《故乡杂咏(四)》)

温馨的画幅里潜流着游子的乡情,真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语。再看他写朝鲜:

虹桥碧水画亭幽,金谷青桑衬粉楼。

除却西湖无瘦影,丁州依约似扬州。

(《丁州郡新川里》)

以景色的相似写内心的相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之情可谓不言而喻。

他还有些景物诗以感受独特取胜，能把人人可见之景写得别开生面。譬如《雨中登凤凰山》(之二))：

极目迷濛雾障中，漫循石磴入苍穹。
久歆江右无双誉，来上辽东第一峰；
四面云山凭想象，满堂风雨淡时空。
天公有意藏清隽，美景由来暗处工。

作者写辽东第一峰，没有写一般人常写的晴景、明景，而是另辟蹊径，写了雾景、雨景、暗景，倒也别有一番韵味。他又有些写景诗，看来并无深意，吟来却令人兴味盎然。这是《泰山夜宿》：

少小离家夜不眠，情怀老大尚依然。
山行只恐逢晨雨，几度推窗看晓天。

山间夜宿，推窗看天，一股渴望晴山遨游的逸兴油然可见。

又如《夜宿东林郡休养所(之二))：

也无风雨也无潮，只有悬泉百尺高。

梦断水声凉到枕,漫和松影伴清宵。

午夜梦回,泉声浸枕,松影迷离,羁旅平和、宁静之心态依稀可辨。这些诗的魅力,不在寄托之深远,而在情趣的率真,此情此景,既为作者所独有,又为众人所共识,情景交融酿造出生活的美味,可以娱人耳目,也可净人心灵。

王充闾所作皆为旧体,诗词兼擅,古、律、绝俱工,显示出他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王充闾的诗词值得赞赏的正是在这个方面。他从不为格律而格律,耽于文字的游戏,总是运用严谨的格律为准确而传神地状物言志服务。他写的律诗大都对仗工稳,但妙在工稳的对仗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比如“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写怀寄友》)“九瀑练裙饶客兴,八潭美日向人青。”(《外金刚》)在这里,诗句是工稳对仗句,抒情写景却自然流淌,恰到好处,没有人工雕镂痕迹。再来看一阕《一剪梅》词:

拜谒陵园感万重,细雨朦胧,泪眼朦胧。
鲜花碧血一般红,此也彤彤,彼也彤彤。
无限风光在望中,万象昌隆,百业昌隆。
当年鏖战创殊功,别了英雄,不忘英雄。

(《参谒大成山烈士墓》)

全篇用了大量错综变化、层层递进的叠句，真实地抒写了作者参谒烈士墓时那心驰神往、浮想联翩的敬仰之情，构成了一种虚实交融，令人味之不尽的艺术境界。此词好就好在技巧用在不显技巧处。旧体诗词创作只要驾驭格律而不被格律所拘牵，就能推陈出新，为歌唱新时代服务。

我们许多中老年干部、中老年知识分子，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运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词形式来参与社会主义诗坛的大合唱，这是值得热烈欢迎的。诗体无论新旧，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都可以开出绚烂的花朵。王充间的诗词创作，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么！